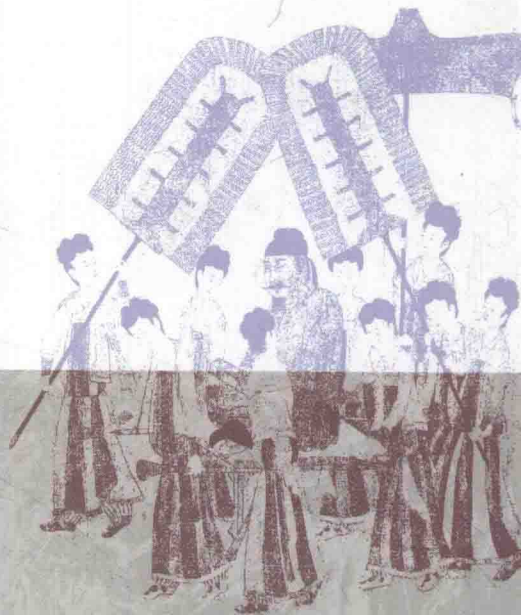




唐五代涉蕃小说

整理与研究

严寅春 王守芝 / 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唐代涉蕃小说研究”项目（12YJA751070）资助

唐五代涉蕃小说

整理与研究

严寅春 王守芝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五代涉蕃小说整理与研究/严寅春,王守芝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7.9

ISBN 978 - 7 - 105 - 15045 - 8

I. ①唐… II. ①严… ②王… III. ①古典小说—
小说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5951 号

唐五代涉蕃小说整理与研究

策划编辑:石朝慧

责任编辑:石朝慧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pub.com>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270千字

印 张:11.5

定 价:46.00元

ISBN 978 - 7 - 105 - 15045 - 8/I · 2877(汉 280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58130041;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目 录

绪 论 / 1

考释篇

胡 王 / 13

李义琛 / 14

吐蕃献金鹅 / 17

吐蕃献大拂庐 / 19

黄观福 / 21

来公敏极谏 / 28

崔文简 / 34

辛承嗣 / 36

娄师德总边任 / 40

长 星 / 46

刘易从蕃中省父 / 48

李敬玄 / 50

封中岳 / 53

黑齿常之 / 55

员半千充宣慰吐蕃使 / 57

郭元振为凉州都督 / 60

唐九征建铁碑 / 63

- 蹶马戏 / 66
打球 / 67
崔善冲 / 70
吐蕃吊中宗丧 / 73
叶法善 / 76
唐廷丧师青海 / 78
大星 / 79
薛讷为元帅 / 81
宋青春 / 82
郭知运 / 84
张说上《斗羊表》 / 86
王君冕 / 93
吕翁 / 95
张守珪 / 98
李相国揆 / 99
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 / 102
许老翁 / 105
五色玉 / 106
诃黎勒 / 110
哥舒翰 / 115
周昉 / 116
张公戏浑瑊 / 118
范氏尼 / 121
包超 / 124
白骆驼 / 125
东城老父传 / 126

- 哥舒翰 / 127
哥舒翰 / 129
勤自励 / 130
天宝乐章 / 132
唐蕃盟于鸿胪寺 / 134
仲小小 / 136
代宗九花虬 / 138
和政公主神道碑 / 141
李光弼 / 142
马 璘 / 144
刘沮迁幸议 / 147
维州复陷事 / 148
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 / 151
郭子仪 / 154
丰州烽子 / 157
淳于芬 / 159
避 忌 / 161
虏帐中烹茶 / 164
裴 谔 / 166
李揆入蕃 / 167
马 燧 / 169
韩 弇 / 171
路随志行 / 174
潘 炎 / 175
李 泌 / 177
姚康成 / 179

- 吐 蕃 / 180
张 荐 / 182
左营伍伯 / 184
韦皋次汾阳 / 185
非麻胡 / 187
朱邪先代 / 189
吴清妻 / 190
赵 合 / 192
淮南裨将谭可则 / 195
掠剩使 / 198
异兽如猴 / 201
徐州军士 / 201
景 乙 / 203
王 殷 / 203
刘景复 / 204
葱岭西 / 207
李朱崖知白令公 / 209
刘 瑒 / 212
张义潮变文 / 214
张淮深变文 / 220
掠剩大夫 / 226
灵应传 / 227
许承杰 / 228
王承检 / 230
王承休 / 231
蕃中六畜 / 233

- 张 谨 / 234
峰州鱼 / 236
崆峒山 / 237
赞普妻名号 / 237
飞鸟使 / 238
东女国 / 239
判木夹 / 242
李陵变文 / 244
王昭君变文 / 254

研究篇

裴绍业墓志考释

——兼及黑齿常之之行事 / 265

李白“君不能学哥舒”句解

——兼论李白对哥舒翰的态度 / 277

李白边塞诗中将士形象浅谈

——兼谈对李白边塞诗的评价问题 / 285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小说资料误用一则 / 302

张说《进嵩州斗羊表》系年考 / 306

《太平广记》编纂疏误举隅 / 316

中华书局校点本《太平广记》校勘补遗 / 332

《上党记》三题 / 352

后 记 / 360

绪 论

唐代既是一个诗歌的盛世，也是一个小说的盛世，在诗歌发展走向巅峰的同时，小说也走向了成熟，从“丛残小语”^①走向了“有意为小说”^②。明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谓：“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何也？盖诗多赋事，唐人于歌律以兴以情，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多征实，唐人于小说摘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纤若锦机，怪同鬼斧，即李杜之跌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竞爽，犹耆卿、易安之于词，汉卿、东篱之于曲，所谓厥体当行，别成奇致，良有以也。洪容斋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刘贡父谓：‘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二公佛宗博雅，岂偏嗜怪奇者，无亦以《杜阳》《鼓吹》《摭言》《传信》诸篇，足以存故实、见典刑，如司马《通鉴》所借资。他若《茶经》《啸旨》《画诀》《诗品》，又未尝不情真潇洒，远轶晋宋，岂尽作宋玉、栾大之手托梦幻讽喻乎？楚辞、汉史而后，自应有此一段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唐人第神遇而不自知其至耳。”^③

①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三一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李都尉从军》注引（汉）桓谭《新论》，4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③ （明）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见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编《总论》，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李剑国说：“我们说唐小说已经成熟，就是指由于小说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革，使得那些优秀作品已经改变了先唐古小说的幼稚状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品貌，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的小说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古小说身上是残缺不全的或不明显的。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的历史性转变。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是整整一代的飞跃。”^①

之所以说唐人“有意为小说”，是因为唐代小说作家和评论家突破小说为“小道”的藩篱，认为小说“有益于世”，可以用来惩劝鉴戒，发挥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②自“小说”一词出现以来，便与“小道”联系在一起。最早提及“小说”一词的是《庄子》，其《外物篇》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疏云：“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③这里的“小说”虽与后来的小说概念不同，但对“小说”的鄙视却是显见的。到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虽然将小说收录了“诸子略”，但却认为“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④，将小说家排斥在“可观者”之外。及至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志人小说盛极一时，然而小说依然为“小道”。曹植与《笑林》作者邯郸淳的见面，可见一斑。《三国志》注引《魏略》载：“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

①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唐稗思考录——代前言》，1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② 韩黎范：《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刍议》，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349～35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③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二六《外物篇》，925、9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④ （汉）班固：《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十“诸子略”，17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① 曹植视小说为俳优做派，与宋代钱惟演“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②的言论有异曲同工之处，皆认为小说是“小道”，无关“大义”。这种对小说既喜欢又轻视的态度，在历代文人中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唐代和五代，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有所变化，不少学者、小说作者自觉不自觉地以小说补益于世。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中张扬小说“恶害于道哉”，并创作小说《毛颖传》；柳宗元创作了《河间传》等小说，并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大声疾呼，韩愈著《毛颖传》意在“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③。李公佐著《淳于棼》，“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着生，冀将为戒”^④；《谢小娥传》写谢小娥复仇

①（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一《王卫二刘傅传》，6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②（宋）欧阳修著，林青校注：《归田录》卷二，114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③（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一《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5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④（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七五《淳于棼》，39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事，意在“旌美之”^①；何光远《鉴戒录》，《郡斋读书志》谓其“纂辑唐以来君臣事迹可为世鉴者”^②。唐代小说“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其惩劝鉴戒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已不是非关“大道”的琐屑之言，亦不同于“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的六朝志怪，而是有意识地“取乎有益于世”进行的艺术创作，这也标志着小说从稚嫩走向了成熟。

唐代小说虽然“胜于蓝”，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沿袭了六朝小说“志奇”的特性，往往“语其遗事特异者”^③。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④所谓“作意”，便是有意识；所谓“好奇”，即雅好新奇；而所谓“假小说以寄笔端”，则是借助小说的外在形式，以新奇之事来寄托自己的胸怀。如陈鸿在言及《长恨歌传》创作缘起时，自称：“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

①（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九一《谢小娥传》，40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宋）晁公武撰，孙猛校：《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三，5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③（唐）李俊：《松窗杂录·序》，四库全书本。

④（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〇，四库全书本。

但传长恨歌云尔。”^①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长恨歌传》所写内容乃“希代之事”，恰是奇闻；至于“怨尤物、室乱阶、垂于将来”等深意则寄于笔端。又如白行简《李娃传》续写长安名妓李娃与荥阳生的坎坷爱情，二人历经苦难，终成眷属，甚至李娃被封为汧国夫人。白行简谓：“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②借“好奇”以“寄笔端”，进一步彰显了唐代小说的特性、特点，这也是唐代小说成熟的重要标志。

吐蕃是从雅隆河谷走出来并在唐朝时期活跃在青藏高原的地方政权，在完成区域性统一后，其开始向昆仑山以北、横断山脉以东扩张。隋大业十三年（617），吐蕃一代雄主松赞干布出生，唐贞观三年（629）即赞普位，建都逻娑（今拉萨）。贞观八年（634）向唐王朝遣使，请求和亲，但为唐太宗所拒，遂以此为借口发兵寇边。寇边失败后，赞普遣使谢罪，并再次请求和亲，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唐蕃间建立了“舅甥”关系。自此，唐蕃双方一方面和亲、会盟、使者往返不断，一方面又围绕吐谷浑、西域、河陇、西川、南诏等的争夺，开启了时和时战的交往、交流、交融之旅。在吐蕃鼎盛时期，曾经一度攻入长安，迫使皇帝东幸陕州；尽有河西陇右之地长

①（唐）陈鸿：《长恨歌传》，见（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九四，42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6。

②（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39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达百年，成为唐朝上下的心头之痛，直至大和年间，吐蕃衰败，再次分崩离析。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原来寂寞无闻见的中国广阔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的出现，变得有声有色。这是吐蕃历史的大进步时期，也是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历史活动的时期。”^①

在唐蕃间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中，关于吐蕃的种种情形，或想象或实录，或道听途说，或因袭相沿，不断形诸唐人的文字当中，构建起了中原对西南边疆民族及其地方政权的基本认识；同时，在唐人的各类文字当中，对唐在与吐蕃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出现的大小事件、形形色色人物，更是详尽载记，构建起了唐人对唐蕃关系发展史的全面认识。在这些文字当中，各类正史是一大宗，且已被学界和社会所共识；其他碑石、诗文、小说文字，蔚为大观，其中不乏对吐蕃、对唐蕃关系的书写，若将其与正史相对应，往往有补史、证史等独特之处，不宜被忽视。

吐蕃地处徼远，向为中原所不熟知，其崛起仿若一夜之间，故关于吐蕃的风土人情、地理山川等种种情事，皆为新奇，遂成为小说家们猎奇的重要对象，因此小说中不乏“吐蕃诃狗”^②、“赞普之妻为朱蒙”^③、“蕃中飞鸟使，中国之驿骑”^④等的记载。吐蕃崛起之后，成为唐王朝西北、西南最重要的边患，出使征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4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唐）封演著，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9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③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赞普妻名号》，66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④ （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乙卷，2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战绵延不断，庙堂之上，文武谋略，时相筹划；江湖之远，书生意气，偶有勃发，因此小说中往往有忆昔鉴今、委婉讽喻之言，如对哥舒翰、韦皋的言说，往往有“闲坐说玄宗”之叹。吐蕃崛起，时常袭扰唐界，唐王朝不得不全国动员，积极应对，对整个社会的民生带来许多影响，因此“防秋”“陷蕃”成为许多家庭的噩梦，也同样成为小说关注的对象。

然而因今日小说之概念、之内容、之创作，皆囿于“虚构”二字，致使小说文字尤为尴尬，世人多以为小说中所载记之吐蕃皆为虚诞。其实不然，唐代小说“作意好奇”的特性和“有益于世”的创作旨趣，使得吐蕃及其与唐之关系成为描写的主要内容之一，也使得这些描写具有“实录”的精神，能够补史、证史。如《辛承嗣》中言：“唐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番所围。”^①此事不见于史载，然可以据《大唐左鹰扬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将军上柱国正平县开国男裴公墓志》^②的记载，考知裴绍业曾在黑齿常之之后任河源军副使，救辛承嗣脱险事当在其任河源军副使任内。又如小说中关于“吐蕃讳狗”^③的描写，人多以为虚诞，但此描写恰被韦绶《唐故大理正荀公墓志铭并序》所印证，墓志云：“有唐大理正荀公，讳曾，字令则……公先姓荀氏，顷岁，我天子选和戎之佐，以公为贤，宜避大戎之嫌，以惇从俗之义，遂因象取类，改荀

①（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九一《辛承嗣》，14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 邹冬珍、卫文革：《山西运城出土几盒裴氏墓志》，载《文物世界》，2006（4）。

③（唐）封演著，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9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从荀。”^①墓志与小说所言，完全吻合，由此可知，此小说所言不虚。

即便在那些描写中偶有失实之处，往往也是相沿成讹，非作者的有意虚构致使虚诞。如《包超》中言包超“随哥舒翰西征，每阵尝得胜风”^②，虽包超事涉虚诞，但哥舒翰西征一往直前则是事实，包超只不过是用来神化哥舒翰的道具。再如《东女国》中关于东女国的种种描写，虽有误记，但并非虚妄，而是沿袭致讹。石硕谓：“《旧唐书·东女国传》对川西高原女国的记载中纂入了《隋书·女国传》记述葱岭以南女国之风俗政体的四段文字，不仅从史料传承演变上十分清楚且证据确凿，同时，这些从葱岭以南女国记载中被移动和添加到川西高原女国头上的习俗也与川西高原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大相径庭。如所谓‘贵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内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这种奇特葬俗，不论是从实地发现的墓葬还是从相关文献记载中，均无法在川西高原地区找到任何踪影。又如所谓‘鸟卜’习俗，在史籍对唐代及唐以前川西高原地区社会文化面貌的记述中，无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乃至《隋书·附国传》中均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关或相近的习俗记载，相反，在敦煌出土吐蕃古藏文写卷中却有明确的关于‘鸟卜’及鸟崇拜的若干记载。从此迹象看，鸟卜及与鸟相关的崇拜当主要流行于古代的西藏地区。至于‘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其所居，皆起重屋，王

①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唐代大理正荀曾墓发掘简报》，载《文博》，2015（1）。

②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九三《包超》，31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至九层，国人至六层’，则更与川西高原地区的社会文化面貌相去甚远。川西高原多为高山峡谷地带，其特点是交通屏障作用明显，部落分散，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地域中形成‘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这样如此规整、严密的政治体制。其次，对‘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或有学者认为是指川西高原的碉楼，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其一，川西高原地区并非所有的碉楼都有九层；其二，碉楼从来不是当地人的日常居所，仅作‘以备其患……以防盗贼’之用。其三，按《隋书·附国传》记载，碉楼‘其磔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磔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碉楼的上部空间仅‘方二三步’，女王绝无可能以此狭窄空间为居所，且从民族志材料看，川西高原地区碉楼的上部过去多为祭神空间，为‘神的居所’。相反，若我们以西藏阿里古格故城的格局为参照来理解这一记载才是正确方向，亦更符合于历史的真实面貌。”^①

有鉴于此，本书以唐代小说为对象，择其描写吐蕃及唐蕃关系的相关内容，进行考释、研究，以期从更广阔的角度，考察吐蕃对唐代社会的深远影响，考察唐蕃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① 石硕：《〈旧唐书·东女国传〉所记川西高原女国的史料纂乱及相关问题》，载《中国藏学》，2009（3）。